

讀神學是另一種呼召

周聯華牧師

耶穌召集他的十二個門徒在一起，賜給他們驅逐邪靈和醫治各種疾病的權力。以下是十二個使徒的名字：第一個是西門（別號彼得），還有他的弟弟安得烈，西庇太的兒子雅各，雅各的弟弟約翰，腓力，巴多羅買，多馬，收稅的馬太，亞勒腓的兒子雅各，達太，激進黨的西門，還有那出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。

太十 1-4

壹、使徒的呼召

這段經文耶穌一開始就用「呼召（按《現代本》為求普及，雇用召集）」。不但呼召，還用希臘文的 *middle voice* 意思是親自呼召，或為了自己呼召他們。我認為後者較妥。祂為了要差遣他們完成使命，而把他們叫到跟前來。事實上耶穌已經呼召一次，何必再呼召一次？這一定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，根據路加福音，耶穌在這一次呼召以前，他整夜禱告以後才這麼做，經上說：

有一天，耶穌到山上禱告，在那裏整夜祈禱上帝。

路六 12

以後，才呼召門徒。也許我們要問，為什麼那樣鄭重？不錯，那是一件嚴肅的事。因為以前呼召的是門徒，這次是呼召使徒，更何況要「差遣」他們出去。「使徒」和「差遣」是同一字根，前者是奉差遣的人，是使徒；後者是動詞。

還有，這次呼召是上「教牧神學」課程的預備，可是內容要深奧得多了。他們要不被歡迎，要向羊進入狼群，要上法庭，要被鞭打，要被自己的家庭出賣，可能要被殺害等等的迫害。為了應付這樣的重任，他要再一次呼召。

貳、蒙召者的二度被召

第一次蒙召經過很長的掙扎，第二次的呼召同樣要經過內心的搏鬥，尤其在亞洲的環境，在大多數教會的圈子中，尤其在福音派的影響範圍下，似乎更加困難。

一、為什麼不讀神學院

在亞洲的某些環境下，似乎進神學院反而有負面影響，至少在「屬靈」方面考量，不讀神學院有許多優點。

1. 阿拉伯

保羅蒙耶穌之呼召以後，他說：

我並沒有向任何人求教，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人，卻立刻到阿拉伯去，然後返回大馬士革。過了三年，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會見彼得，跟他住了十五天。……

加拉太書一 16b-18

這段經文多數人認為保羅在阿拉伯三年，回去就成為不同的人了。因此，與其到神學院去三年，倒不如去一個僻靜的地方，相當於保羅的阿拉伯，去自修三年，一定比任何神學院強得多。

2. 靈性考量

做上帝的工作純然是靈性的，既然是「靈」的範圍，「頭腦」就不管用。讀神學院太注重書本上的學識，而且往往會走火入魔，進到批判性的、學術的研究；這對靈性的發展大有妨礙。因此，進入神學院會把原來有的、蒙召時的靈性都「磨光」了。假如需要一些培訓的話，也僅需要一些短期訓練班，獲得一些基礎知識就足夠應付。況且時間緊湊，來不及慢慢「消磨」時光，等你讀完神學，主也許已經來了，所以要盡量搶救靈魂，快速植會。假如在某些方面有缺少，我們儘量請國外這方面有特長的專家來主持一些特會，藉以補充我們的缺憾。

3. 成功的傳道人

今天環顧亞洲華人工作，一些有能力，會講道，受歡迎的佈道家、培靈家都是上帝呼召，靈性很高，而沒有受過正規（formal）的神學訓練兄姊（我沒有說他／她們沒有神學造詣）。但是他們講得好，大家也要聽。那些神學院畢業的傳道離他們太遠了。（我絕對自愧不如）在今天，華人教會數一數二的傳道人很多是屬於這一類的，屈指算來這些傳道人都是大家「搶著要」的、有能力的教會領袖，而且他們的教會也興旺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，不容否認的。

4. 三年後再見

在國外，尤其是美國，假如在不錯的大學裡有兩個好學生，程度也相仿。畢業之後，一個申請一間名校的「東方研究」，修埃及學等專門的課程。假如他聰明也用功，跳過碩士直修博士三年後，他拿到博士學位，受聘於某神學院為助理教授；而另一位好學生去報考神學院，他也聰明，也用功；三年後，他拿到基本的神學學位。假如他進該神學院的研究所，主修舊約，第一天去上課，他會發現他的老師居然是他昔日的同班生！這假定是很可能的，你想他

有多窩囊！他或許會想，我何必讀神學？而埃及學對讀舊約的研究卻重要極了，他非修不成！奈何？奈何！

二、為神學院的辯護

首先，上面列舉的都是事實，我也以我幾十年的誠實，絕沒有半點諷刺和惡意。但事實是事實，為了百年大計，我還要申訴我支持神學院，辦更好更優秀神學院的理由。但是讓我先來答覆上面的說辭。

1. 保羅的個案

當然，把聖經中的保羅請出來，沒有人可以說，保羅沒有到阿拉伯去三年，也沒有人說保羅的三年自修沒有修出一個結果。但今天 DIY 的蒙召者與保羅相差甚遠。保羅在未為主選召以前是掃羅，是猶太教頂尖的學者，所謂學者就是聖經的權威，他的聖經就是我們的舊約。當時還沒有新約，也就是無所謂舊約了。他以青年才俊的身份能進入議會，就是他的聖經學識（在他的時代，熟稔聖經不是神學家，而是法學家，當然可以進入議會）。因此，當他蒙耶穌基督的呼召以後，他一個人去阿拉伯，有許多聖經的材料給他思考、咀嚼，和消化。他承認他所迫害的耶穌是基督就是最大的關鍵。他對聖經已經滾瓜爛熟，他需要的是時間，冷靜的考慮所有聖經中彌賽亞的教導就是耶穌。從這點出發，他對聖經要再思考，重解釋。「三年（大概連頭帶尾猶太式的，也是中國式的三年）」時光有很多材料給他再學習。

反觀，我們要到「阿拉伯」去的主內兄弟，大多數沒有太深厚的聖經背景（不是跟我比，他們可能比我熟，但是離開當年的掃羅大概還差一大截），我怕即使到「阿拉伯」去三年也沒有多大效果。到神學院去，雖然那裡的教員沒有什麼特出人才，至少他們讀過幾本書，有廣大的傳統的學習團契，大家可以切磋、學習。

2. 有關靈性考量

靈性是我們一直奉為第一優先的，但是我們願有一個均衡的發展。有一次，一個法律老師來問耶穌，誡命中以哪一條為最大？耶穌教導說：

你要全心、全情、全意愛主—你的上帝。這是第一條最重要的誡命。

太廿二 37

根據路加福音，從法律老師的口中引述這句話，還加了「全力」。無論是《現代本》的「全」或《和合本》的「盡」，都是盡上全部。心、情、意、力，就是攏總，一股腦兒，都獻上。靈性要全部獻上，腦袋、感覺、意志、氣力也要全部獻上；換句話說，整個人都獻上；腦袋、氣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環。沒有帶著頭腦上講壇，怪不得聽到許多語無倫次、前言不對後語的講章了；沒有氣力，怪不得傳道人成為一群軟弱的無用傢伙了。

有些人認為神學院中某些課程太批判。別忘了，我們基督徒是少數人口，教外人士的批判才厲害呢！與其被外人看出有問題，還不如我們自己先看出來，先解決比較好。假如等外

人看出來，我們還不知道，那糶才出得大呢！真金不怕火煉，我們的信仰經過了兩千年，什麼陣仗沒有經歷過，怕什麼呢？我認為像護教學等的課程大可不必開，如果基督教要像我這樣的人去保護才能生存，它早就完了。放心，沒有人會為了批判而批判，或是故意挑毛病而批判，除非他是個外人，批判是為了更深入，批判是為了更了解。

至於短期與長期，各有所用。我人為慢工出細貨，一點也沒有關係，只要不存拖拉，好好念書（廣義的，下一講詳細探討）是應該的，也是值得的。一個農夫把鐮刀磨得利一點，不是浪費時間；等一下出去割稻的時候的俐落、銳利，就知道光陰沒有白費了。

3. 難得的天才

我承認今天華人教會圈中有許多傑出的、沒有受過正規神學訓練，卻是為上帝所重用的、優秀而又有能力的傳道人。他們是天才（真正的「天才」—上帝所賜的才氣）。假如他們當年能適當地進入一個「好」的神學院，他們一定更好，我不認為會磨掉他們的才氣。至於沒有天才的人，就要靠在神學院中來修讀了。我（周某人）今天確不如他們，但僅有的一點點是靠讀書讀來的。我到今天這個年紀還在開早車、開晚車，就是知道自己才氣不夠，只可勤能補拙了。認識我的人知道我喜歡烏龜，這就是提醒我自己，既走得慢，就慢慢爬吧。還好那些兔子也沒有在打瞌睡，我感謝主。

至於大部分的蒙召者，假如自問不是傑出的天才，還是跟我一樣等待上帝另一個讀神學院的呼召吧。或者你已經有這呼召，而在神學院苦讀了。

4. 同班生當了教授

三年後同班生當教授不是假設，而是實有其事的。但那些事只會在國外發生，國內還不會有。但是我既然說了，一定要解釋清楚。那位教授是專家，只懂埃及，當然相關的東西也懂得很徹底。神學院訓練的是通才，在三年中，希望在教會中所需要的「學問」都懂一點。我說一點，一點也不假；不然，真的學到用時方恨少。他就算努力地讀三年神學的普通科目，還是不夠用的。他還需要消化應用，他當然比不過專攻「東方研究」埃及學的同班生了。好啦，言歸正傳他們間是專家與通才之別。專家可教通才埃及，通才有一大堆功課可教專家呢。

三、苦讀還是要讀

1. 苦讀

中國人真奇怪，「讀」的前面想加一個「苦」的相反的字，怎麼也想不出來？我們好像一定要窮，要苦，才能讀出一個名堂來。明窗淨几是寫字，是畫圖；沐手、點香（請勿誤會，那是安息香），那樣的優閒，可以撫琴。都不是為了讀書，古人為什麼不發展一些好的字為了讀書呢？為什麼一定要加一個苦字呢？好吧，苦讀就苦讀吧！英文有一個字，enjoy，可是就翻

不出來。樂讀？富讀？閒讀？喜讀？就是不配。好吧，苦讀，就苦讀吧！但願書中自有苦中樂！也正因為要苦讀才需要再一次呼召。

2. 專心讀

剛從學校出來即進神學院還好，假如在外面做了一段工作，再作學生，調整是很難的。也許你在外面做得有一個樣子了，坐在課室的冷板凳上，蠻不是滋味，但是還得讀，還得克服。做工作以後，總有些應酬，怎麼拒絕？作學生了，怎麼樣可以沒有那麼多外務而專心讀書？這是要另一個呼召才能收心的。我不知道我是老了，有代溝？我在一旁觀察，覺得這一代的神學生外務太多，會影響專心讀書。

3. 靈魂的醫治、守護、關懷者

身體的醫生在醫學院的年數最長，我們覺得這是必須的。我們是神的學院，醫治人的靈魂（應該比身體更難），但是我們卻覺得不能太嚴、太緊。你去就醫的時候，要打聽到一個最好的醫生；為什麼到靈性的醫生態度就完全兩樣了呢？我們既然以訓練「靈魂的醫治、守護、關懷者」自名，我們一定要向這目標前進。希望大家合作完成一個優良的神的學院。

本文節錄自：周聯華《上帝呼召的貫徹》第三章

踏入西非賴比瑞亞

江榮義牧師

撒福音的莊稼

在班迪族的土地上

感謝神，奇妙地帶領我們來到西非賴比瑞亞，首先要做的是學習班迪語。這裡的宣教士多半是從美國來的，剛到的那個禮拜天，都會被請到不同的宣教士家裡去吃飯，表示他們對新來宣教士的歡迎。

樹珠在等待生產的時候，一面也在學習班迪族土話，他們的不同高低音也代表著不同的意思。前兩週，我們住在柯拉宏聖經學校，與當地的教會領袖John Corey同工，一同到各村子去佈道，把我們說的英語翻譯成班迪語。

車子才剛到，全村子的人就已經圍繞著我們，向我們問安握手，他們熱情而且單純，又渴慕福音，且愛長談。聚會的時候，他們都唱著非洲詩歌，很大聲，拍手又敲敲打打，活潑熱鬧，這就是他們的文化和敬拜神的方式。

我請他們教我班迪語，一面問一面學，我的手指天指地，屋子、花草、樹木、桌子、椅子，一個下午，大大小小十幾個老師教我一個人，實在可愛極了。有位弟兄對我說：「我愛你，請你到我家來，讓我的家人認識你。」他們請我們吃飯，是將最好的擺上。當我們離開他們的時候，全村子的人都出來送行，遠遠望著村民不住地向我們揮手，使我們更加依依不捨。

記得以前在高中的時候，曾經看過非洲的幻燈片和宣教士的傳記，彷彿看見有千千萬萬非洲的手，伸出來向著我們呼喚說：「請你來！來呀！來幫助我們！」沒想到，十年後的今天，我果然親眼看見這些可愛的非洲人。回來的時候，經過崎嶇的山路，高低難行，使我想到了經上的話說：「那傳福音，報好信，傳救恩……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。」

臨走前兩天，有位村中的長老過世，柯拉宏附近七個村子的信徒，都來參加通霄聚會及追思禮拜。宣教士為他們處理喪事，埋葬、蓋土……，他們的愛心，讓我們這剛踏入宣教行列的新兵深深受到感動。有位美國的宣教士，名叫凱西，是一位單身女子，右耳全聾，左耳半聾，甚至每個禮拜有三、四天住在他們當中，在泥屋中同吃同住，每次都開三十哩路去教聖經。「我愛主嗎？」我不配稱愛主。他們歐美宣教士，從富足進入貧窮，他們為主作的犧牲比我們亞洲同工更大。他們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宣教士，而我們才要開始，實在慚愧。

火石橡膠園的宣教

感謝神，當我們一面停留在ELWA（Eternal Love Winning Africa，意即：「以永恆的愛贏得非洲人」）宣教士的廣播電台和醫院，等待著樹珠生產期間，主給我有機會和幾位西國宣教士有一起工作的機會。在賴比瑞亞最大的火石橡膠園，我們共有五對宣教士，領隊是肯柏牧師，一同開車到三十四哩外的鄉間佈道。

首先，我們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們是SIM的宣教士，從ELWA廣播電台那裡來的。我們來的目的是盼望更清楚地把神的話告訴你們，使你們知道耶穌的救恩。」我們拜訪每一個村長，問他們是否歡迎讓宣教士在這裡聚會和開查經班？村長們都表示非常歡迎，並將他們公共集會的房子，讓給我們作聚會之用。

禮拜天下午，我們去兩個村子聚會，車子尚未到達，一群可愛的孩子們已經在馬路上等待著我們。車子到達時，他們高興得蹦蹦跳跳，喊著、叫著：「他們來了！」接著，大人也搬椅子、桌子出來。未聚會之前，我先帶領孩子們唱「得勝！得勝！哈利路亞！」及「耶穌愛你！」組成小孩歌唱隊，如同基督精兵般地環繞著村子，經過每一家門口，如同圍繞耶利哥，並邀請他們來參加聚會。家家戶戶孩子們聞聲而出，組成了一大群隊伍，回到聚會地點的時候，已經坐滿了人。聚會開始，講道的英語內容被翻譯成Pelei族的土話，大人小孩大約兩百人，因那裡沒有電，晚上使用幻燈片講聖經故事，人數有四百多人。

另一個村子，第一個禮拜我們去的時候，當地長很高興地前來參加聚會，第二個禮拜又去的時候，他們就搭了一座棚子，我問他們說：「最近是否有祭拜偶像的節日，為何蓋棚子呢？」他們說：「這是給你們作為聚會用的。」感謝讚美主！第三個禮拜我們再去的時候，村長說：

「我們想要開始收奉獻。」我問他們：「為什麼要收奉獻呢？我們都還沒有開始教導奉獻的意義？」他們說：「我們希望能夠蓋禮拜堂。」

原來，他們老早就天天收聽ELWA基督教廣播電台的福音節目，神早已把渴慕福音的心賜給他們，只是他們沒有聖經，也沒有人帶領他們，更尚未有SIM的宣教士會講他們的話(但他們懂一些英文)，這是一群飢渴慕義的百姓。臨走之前，大人小孩圍繞著車子向我們送行，高喊著："Kobaiku Kikekai!"意思是：「下個禮拜再見！」回到家裡，已經是晚上九點半，雖然那麼晚才吃晚餐，但是心中卻有著無比的喜樂。

這個工作前年初才開始，如今已經在十個村子中開始聚會了。這地區總共有九十四個村莊，十萬五千名工人，其他的八十四個村莊，有不少領袖知道這件事以後，也紛紛要求ELWA差派宣教士到他們當中開始聚會，可惜人手不夠。我們正祈求亞洲的宣教士也來參加宣教的行列，和西國宣教士一同配搭，同來收割主的莊稼。一九六八年，曾有台灣的農耕隊來這裡發展，還有幾家台灣餐館和商店；一九八二年，大陸派了兩百多名工人，來為他們建築體育館；回教的勢力也漸漸向南進攻。盼望在回教徒還沒有來併吞這塊土地之前，有更多的宣教士前往非洲黑暗大陸，爭取未得之民，搶救失喪靈魂。華人宣教士們，來吧！

「祂（耶穌）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；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於是對門徒說：『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所以，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』」（太九36~38）

那些邪靈教的村民，似乎在呼喚著你說：「請你來！請你過來幫助我們吧！」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：「我們可以差遣誰呢？誰肯為我們去呢？」巴不得從我們的心裡回答主說：「主啊！我在這裏，請差遣我。」

我深信，神要在華人的教會當中，興起他所要揀選的宣教士來，為華人教會開出一條宣教之路，當末日的大黑暗將來臨之前，正是華人宣教的黎明，讓華人教會一同起來為世界宣教歷史，寫下最光輝燦爛的一頁吧！

忠華的誕生

太太樹珠生產的前幾天還在游泳，入住醫院兩天後孩子就出生，許多宣教士打電話到我家，一個下午有三十通電話問候樹珠的情況。那個時候樹珠已經四十歲了，許多人迫切為我們禱告，終於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清晨五點半順利安產。ELWA廣播電台立刻廣播放送：「今天有第一對華人宣教士的孩子在賴比瑞亞誕生，取名叫江忠華（忠心事奉耶和華）。」

訪客從早到晚，紛紛來祝賀恭喜，送了許多禮物賀卡，及一切嬰孩所需品。許多西國宣教士來幫助我們，有的自願每餐送菜飯，有的自願洗衣服、尿布，有的自願開車接送，也有宣教士孩子們組隊拜訪，也有一位香港女宣教士來為樹珠坐月子，SIM真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。

我們的孩子英文名叫Daniel Chiang，希望效法但以理一面在外國人中宣教，一面不忘祖國。當我們順服主，離開親愛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親人朋友的時候，本想將來必定是孤單、無人照應的；那知，主在異鄉又還給我們更多家庭的溫暖和款待，同工們情如手足，正如雅各在伯特利之野地醒過來的時候說：「耶和華真在這裡，我竟不知道！」（創二十八16）原來那與我們同在台灣的神，也照樣與我們同在非洲。讚美主之無所不在，無不施恩。

禱告與支持的後盾

一九八四年，我們在西非賴比瑞亞北部的班迪族，向著鄉下的村民作開荒佈道及訓練門徒的工作。那時我們都要面對兩大勢力，一個是傳統的邪靈宗教，另一個是回教的勢力。每逢我們遇見難處、病痛，或軟弱、灰心的時候，是什麼力量使我們能夠再次地站立起來呢？都是由於支持我們的教會，不住地為我們禱告，使我們由軟弱變為剛強，由灰心得著復興，從病痛中得著醫治，所以支持之教會的禱告，是我們灰心時候的奮興劑，是我們工作的喜樂油，是我們爭戰時最有力的武器。

神蹟奇事相隨到了Taninahun村

後來，我們到北部內地的村莊，坐小飛機需要一個半小時，前往Taninahun村，那個村崇拜邪靈的祕密森林宗教。每一個禮拜都有鬼來到我們的村莊。男鬼來了，女人就要躲到屋子裡去，女鬼來了，換男人都要躲進屋子裡，不可以出來偷看，對我們宣教士來說，則不論是男鬼女鬼，通通要躲進屋子裡去，不可偷看。在他們的律法中，最大的罪不是殺人、姦淫、偷盜。最大的罪就是將祕密宗教的祕密洩露出去。

女巫作見證

我們在一次家庭聚會的時候，有一個女巫站起來作見證，她說她做了一個夢，在這個村莊有一群男鬼要進到村莊，但是，敲敲打打，鼓噪了老半天，還是進不來，很奇怪；她注意看，原來在村子當中有一道光射出去，這些男鬼不敢進來。她注意看這道光來自哪裡，唉呀！原來是教會所發出的光，使得他們不敢進入這村，所以，連女巫都相信耶穌的聖光超過邪靈巫鬼的能力。所以，村長常對我們說，謝謝你們宣教士，把光帶到我們當中。

死人復活

有一次，我去另外一個村莊（Fongonda村）講道，講道之前，我都需要先做一個禱告，在我旁邊有翻譯員，負責把我的話翻譯成當地班迪族的土話。當我禱告到一半，忽然聚會的人統統都跑光了，我就問翻譯（只剩翻譯沒有跑掉），為什麼大家都跑光了呢？他說剛剛在村裡有人死了，我說，我們也去看看吧！我就跟著翻譯，去到死者屋子的正門，因為全村的人團團包圍著那屋子，前門進不去，我們就從後面爬窗戶進去，看見一個老人躺在地上。那時我就很有信心地對他們說，我們基督徒來跪著為他禱告，禱告了大約十分鐘以後，這個老人的眼睛張開了，而且坐起來了。我就對這個老人說，我們今天有聚會，你要不要來參加，他說，好，我們就走了。這個老人就跟著我們走到聚會的地方，結果全村的人統統都來了，那次聚會本來沒有多少人，但這時全村的人都來，聚會的地方爆滿。感謝主，神很幽默，藉著這樣的機會吸引全村的人都來參加聚會。可能這老人當時昏了過去，倒在地上，鄉下沒什麼蠟燭，所以看不清楚；他們通常有好幾個太太，只要她們一哭，全村的人以為發生了大事，常是立刻全部到齊。

演話劇

有十六個當地教會領袖來門徒訓練中心受訓。有些宣教師教他們神學或聖經，我卻是教他們演話劇，以演話劇來傳福音，效果也很不錯。因為我只能講一點當地土話，講道還是要人翻

譯，但我用英文教他們演話劇，他們便會改以自己當地土話來演。我教他們演浪子回頭、撒該的故事，就算我的英文文法不盡然正確，他們演出來的卻是標準的當地土話。那些村民從來沒有看過電影，哇，現在有演話劇，全村的人都來看。每次的退修會，起初講道還需要從英文翻譯成班迪土話，而到了演話劇的時候，則是直接用本地人的班迪土話表演，可以說是退修會最熱鬧、最高潮的時刻。

樹神

有一位教會領袖名叫西拿，在大樹下朗讀聖經，這時有一群婦女們，雙手抬著一棵大樹幹，圍繞著村子，這是她們拜女鬼的宗教活動，一直跑到西拿的大樹下，她們蹦蹦跳跳地在那裡拜她們的樹神。西拿問她們說：「妳們在做什麼？」她們說：「我們在拜『樹神』。」西拿說：「樹怎麼會是神呢？惟有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，祂才是真神，這樹隨時會倒的」。

結果，那天晚上那三棵大樹果然都倒了。第二天，這些婦女就來告村長說：「村長啊，這教會領袖咒詛我們的樹神，結果三棵樹都倒了。」村長說：「西拿，你為什麼咒詛他們的樹神？」西拿說：「我沒有咒詛，我是說樹不可能是神，樹隨時會倒，要拜天上的造物主，祂才是真神。」原來，在西非雖然沒有颱風，但是有龍捲風，那天晚上龍捲風就把這三棵樹都吹倒了。

保羅悟村扎根

初到保羅悟

我們第一次去保羅悟村莊的時候，我的孩子才幾個月，推著小推車，全村的人都圍繞著這個孩子，他們說：「從來沒有看過白人的孩子。」我說我們不是白人，我們是黃種人。他們說反正不是黑的，都是白的。村長很客氣，我們第一次去保羅悟村拜訪的時候，他就說：「真希望你能夠留在我們當中。」於是他就送給我們一隻白雞，第二禮拜又去，他又送給我一隻白雞，我總共去拜訪他七次，他送了七隻白雞，表示他們是十二萬分地歡迎我們去住在他們當中。我說我們是傳耶穌的，他問我說：「有沒有可能使我們這個回教村變成基督村呢？」我說：「只要你有信心，一定可以。」我說好，我們要來找房子。村長說：「你看我們這個村子，有哪間房子你喜歡，就住進去吧！」我說：「如果那間房子已經有人住的話，怎麼辦？」他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叫他們搬走，你們就住進去了。」後來，我們就租了一間，是剛剛蓋好的，我們就住在他們當中。

像金魚缸的生活

他們非洲人是在屋外煮飯，用三塊石頭將大鍋子墊起來，但是外面蒼蠅、螞蟻太多，我們就請德國宣教士幫我們做了一個中國式的爐子（中國大灶）和廚房，所以我們的廚房是三面紗窗，一面牆，還得砍柴、燒柴。我太太第一次煮飯炒菜時候，不到十分鐘，整個廚房都黑了，原來是全村的人都包圍在紗窗外觀看，擋住了陽光。有時睡午覺，剛躺下不到幾分鐘，天也黑了，原來是村民圍繞著窗戶在看著我們，又擋住了太陽。所以我們宣教師的生活，真像金魚缸為世人所觀看。

掛在家門口的鐘

當地教會的領袖對我說，回教徒一天要禱告五次，我們基督徒一天要禱告幾次？我說，你們在稻田工作，要聚集五次不容易，所以我們一天只要禱告兩次就夠了，早上六點到七點一起靈修，晚上八點到九點來查經。於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每天早上、晚上各兩個鐘頭，一個禮拜十四堂聚會，風雨無阻，從不中斷，直到我離開後，他們仍然繼續。

我覺得花草樹木要成長，就必須每天澆水，它才會長得好。回教徒每天五點半禱告時會敲鼓，而我們基督徒是敲鐘，但村民很貧窮沒有鐘。有一次，教會領袖去首都開退修會的時候，在路上撿到一塊大鐵，就把他帶回來保羅悟村當作鐘，每天敲鐘，大家就一大早去參加聚會，但是有時候，我沒有聽到鐘聲，結果他們到了，而我這個講員卻沒有到，後來他們就將鐘掛在我家的門口，所以每逢敲鐘的時候，我就必須第一個起床。

有一天早上，天還沒亮我就被鐘聲敲醒了，我看看手錶，才四點鐘。我問敲鐘的年輕人，為什麼那麼早就敲鐘，他說：「我們都沒有手錶。」

校長西博及栽培工作

在保羅悟村中有一位校長，他的名字叫西博，每天早晚都來查經、背聖經，我到各村去露天佈道的時候，他是我最好的翻譯。我不斷地栽培他、鼓勵他，並且教導他們如何預備講道，每逢我回國述職的時候，他都能夠持續地每天早上、晚上帶領會眾查經，及負責主日講道。

有時候我們開車到首都，當警察向我們攔車的時候，我們就把執照拿出來給他看。他說：「我不是要看你的執照，你是否有四福音的小冊子，請送給我一本。」

在保羅悟村的福音工作，除了每天早上晚上有聚會以外，一九八八年，我們開始婦女查經班、青年栽培工作、家庭小組聚會，還有兒童的聖經班。樹珠用英文教導主日學老師，第二天再由班迪族的老師，直接用班迪話講聖經故事，我也用一些時間作個別栽培門徒的工作，更深入地查考神的話語，並且訓練他們如何寫大綱、預備講章，以及如何作露天佈道。

教會領袖白賀的見證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，祕密邪靈宗教展開五年來最大的獻祭，由男鬼邪靈頭目主持，規定全村所有的男丁，都要來獻米、獻油、獻錢，並且要參加獻祭，聽見鬼的使者敲鐘的時候，不准缺席，一律要跑到樹林裡去集合；若不交出祭物，也不順命參與，根據我們的教會領袖白賀說：「他們往往會將那不參加的人，綁在樹上餓死或燒死。」

當這命令向保羅悟村民宣布的時候，村長召開村民大會，宣布獻祭事宜，回教徒說：「是的，遵命。」當他們問到基督徒的時候，基督徒領袖白賀說：「我不能祭鬼也不能參加邪靈教的祭典。」村民非常驚訝，問他為什麼？白賀說：「以前我是屬邪靈教的，是你們中間的一分子，但自從三年前宣教士到我們的村莊，傳耶穌給我們，我們才知道獻祭給鬼是錯的。我們已經立志跟隨基督了。」村民說：「你不怕污鬼咒詛你嗎？難道你真不怕死嗎？」白賀說：「我不怕死，因為死了與耶穌同在，可以上天堂，那是好得無比。」大家都向他搖頭。

獻祭的日子到了，鬼的使者從樹林裡出來，到村子裡敲鐘，呼召村中所有的男丁立刻到樹林裡集合，村子裡的兩位成年基督徒也決定不參加。鬼的使者從早到晚，幾次叫白賀和那兩位的基督徒也去，白賀說：「即使殺了我，我也不去，要殺就在村中殺我，讓村民妻兒知道是誰

殺的，我絕不去死在樹林裡，因為連耶穌也不是死在樹林裡，而是死在公眾面前。」別的基督徒也如此回答。

這件事發生大約有三日，充滿了恐怖的氣氛，首都教會的信徒和宣教士們，都迫切地為他們禱告，請神保守村裡的教會領袖和信徒免受一切的災害。感謝主！三天三夜後，鬼的叫聲漸漸消失。神垂聽了禱告，信徒蒙神保守，信心更加地剛強起來，貪生怕死的基督徒跑去祭鬼回來後，都感到羞愧。ELWA的總主席來到我家聽到這見證深受感動，區主席John Corey特別請白賀在退修會的時候作見證，使信徒得激勵，更加堅固。

露天佈道大會

在非洲最大的事不是婚禮，因為他們多半等不急，還沒明白結婚的意義之時，就已經不知不覺生了幾個孩子。所以在非洲最大的事，不是婚禮，是喪禮。

我記得有一次，Taninahun村的村長死了，立刻全村人為他大聲哭泣，但是過了不久，他們就忙著把他的屍體放在公廳，屍體旁邊放了一個很大的音響，音樂開得很大聲，唱歌跳舞直到天亮，但我注意聽那音樂，是Pop music。接連一個禮拜之中，每天都有各種不同的活動，本來一個村子只有九百多人，經由廣播，來自不同村的人，集結了幾千人來到這個村中，邪靈教來主持喪禮，回教也來主持回教喪禮，全村擠滿了人，所以他們把握機會，利用時間買賣商品，各村的青年人趁機會交女朋友、約會，也開舞會、運動大會。

我就問喪家：「你們有那麼多的會，要不要再多一個會？」他們問我是什麼會？我說：「露天佈道大會。」他們說：「我們沒有聽說過？」我說：「要不要試試看？」他們說：「好。」村子裡雖然是沒有水沒有電，但是我有大燈光、大擴音器，讓全村的村民都可以聽得到。於是，我舉辦了露天佈道大會，傳講耶穌基督救世之道，以及信耶穌的未來盼望。他們聽了很高興，喪家還特別奉獻一些錢給我，後來每次有人過世，村民就立刻來通知我。這是機會事奉。

耶穌福音影片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我在Masanbolahun回教村遇見他們的村長摩西，他是個回教徒，他的村子是一個回教勢力很強的村落。我問村長摩西是否想要看看摩西的幻燈片，他說歡迎。於是，我二十二日去放幻燈片，有些回教徒反對，但大多數的回教徒都沒有看過什麼是幻燈片，很好奇，想要看看。有些人看了幻燈片以後說：「可蘭經我們看來看去，看不懂，你們的幻燈片一放，就一目瞭然，歡迎下次再來。」結束放映幻燈片之後，我們到一個家裡去作問題解答，連續幾個禮拜三，解答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家，有些青年甚至寫下二十幾個問題，專程走到我們的村子問我。一九八七年十二月，我們到Fangonda方光大村去露天佈道，並栽培門徒，有一些青年人相當追求。

一九八九年一月，我們開始前往另一個回教村子Popobolahun去傳福音。每逢我去放映幻燈片，孩子們便狂歡地喊叫著；有些年老的回教徒說：「請你們等十五分鐘，我們回教徒禱告完了以後，再開始放，因為我們也想要看。」

Bolahun村子的學校缺乏聖經老師，他們的校長邀請我每週一、三、五早上，向他們教導聖經課程。這樣算來，在我的周圍大約有五、六個村子的學校，都需要開聖經課程。我在附近五個政府學校教聖經，他們都很喜歡上聖經課，平常會跟我辯論的回教徒，上聖經課的時候都

乖乖地聽，因為還要考試。他們都沒有人看過電視，後來我從美國買了一台電視，用12V的電量，可以放聖經及福音影片，校長看見我來，非常高興，就宣布：「報告好消息，現在可以全校停課，去看福音影片。」全校師生皆大歡喜。

不同的東西方

差異文化比一比

(一) 他們敬老尊賢，與華人一樣。

(二) 他們是一夫多妻，大家族。當了村中的頭目，人們就送一頭牛給他做禮物；當了村長，就送一個女兒給他當禮物。所以有的村長有二十個太太，所有的子子孫孫加起來，就可以成為一個村子。有如我們中國古代的三妻四妾。

(三) 他們沒有什麼時間觀念，隨時都可以拜訪；他們比較不像美國人，必須要預約然後才可以去拜訪。有時候我問黑人說，明天什麼時候見面，他說，明天太陽出來的時候，我們在那棵樹底下見面，但是如第二天是陰天的話，可能就見不到他了。

(四) 他們對數目字沒有概念，不會算錢，因為他們沒有文字，沒有讀過書，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是幾歲，你如果問他幾歲，他會說，媽媽告訴他，在他小的時候，他們家門口的那棵樹，還非常矮小，但是如今已經長得非常高了，那就是他的年齡。

(五) 有一件事情是與白人或黃種人都不一樣的。白人或華人說謊話的時候，臉會紅，但是黑人，不論怎麼說謊，臉還是黑的，不會變紅。所以很多宣教士都被黑人騙得團團轉。

(六) 英國人開音響的時候很小聲，不去吵到別人，這樣叫作有公德心，但是非洲人都喜歡買特大號的音響，裡面要放十顆電池，開得很大聲，讓全村的人都可以聽見，這樣叫作有愛心，樂於分享，但是很快就會把電用完了。他們說，外國人用隨身聽，真是太自私了，只有自己聽，別人都聽不到。

不論紅黃黑白種？

中國人想事想得太遠，深思遠慮；非洲人想得太近，及時行樂；西方人想得剛剛好，腳踏實地。比如說，中國的乞丐看到一粒雞蛋，就開始深思遠慮，夢想著，一粒雞蛋，可以孵出一隻小雞，小雞長大了，生二十粒雞蛋，又孵出二十隻小雞，雞又生蛋，以後我就可以開海南雞飯餐館，我就可以賺大錢，開更大的餐館，買車子、房子、妻子，最後我就成為千萬富翁，想到這裡，他真是高興得跳起來了，不小心踩到他惟一的一粒雞蛋。中國人的想像力太豐富了，而西非班迪族的人，沒有什麼想像力，看到香蕉還綠綠的，就把他砍下來，所以很難買到長一點的香蕉，雞蛋還在母雞的肚子裡，就已經被宰了。

他們不懂得要積蓄，當天得到的薪水，當天就花光了，不會為將來著想。我記得很久以前，台南的報紙登了一則新聞，一個乞丐餓死在床上，警察來察看情況，發現在他的床底下還藏著六萬塊錢，竟然還會餓死。西方人賺多少，就花多少，該娛樂的時候，就去玩。黑人，及時行樂，與人分享，因為他們沒有冰箱，過幾天以後，別同事領薪水，也立刻與他分享，並不自私。華人省吃儉用，拚命積蓄，捨不得花錢看醫生，最後百病纏身。

有一部影片《上帝也瘋狂》，裡面的非洲黑人本來住在鄉下，他們雖然不穿衣服，日子還是過得不亦樂乎，但是有一天，一瓶可口可樂從天空掉下來，他就開始追求文明，才發現文明

裡面的黑暗，比單純的黑人更黑。黑人本來並不知道自己是黑的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忽然間看見白人，他就發現，為什麼你這麼白，而我這麼黑，從那一天開始，就產生自卑感。

在靠近城市的地方，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年輕女孩子，整個身體都塗成白色的，遠遠的看過去好像石膏像，他們似乎很渴慕作白人，可惜，洗完澡以後，又黑了。

我記得小時候，常聽人講一則故事，說上帝用麵粉造人，第一個放在爐子裡烤，因為放太久，結果烤焦了，就變成黑人；第二個麵粉人，放在爐子裡烤，很快地就拿出來，結果變成白人；第三次，上帝把麵粉人放在爐子裡烤，時間算得剛剛好，拿出來就變成黃種人。所以，華人不太白不太黑，中庸之道也，不會給黑人帶來太大的自卑感。

亞洲人當接下福音使命

SIM國際事工差會過去在非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，都是白人在黑人當中宣教，不是白的就是黑的，演來演去都是黑白片。最近，我們亞洲人開始加入SIM的行列，有了黃種人在白與黑之間，使黑白電視，變為彩色電視，使差會變得多彩多姿，難怪當我要離開賴比瑞亞的時候，差會的總主席對我說，我覺得你們華人，可以做白與黑之間的橋樑，所以希望你回到台灣的時候，多多鼓勵台灣的宣教士參入SIM。

當九一一事件發生的時候，外國人就拍拍龍維耐宣教士的肩膀說：「看樣子，向回教國家傳福音的大使命，應當交給華人了。」

非洲人、印度人、阿拉伯人，他們會反白，但不會反黃，因為我們華人在過去的歷史中，從來沒有殖民侵略過任何一個國家，也從來沒有殖民侵略的不良記錄。他們都很喜歡華人，感謝主。

許多人說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，我們也深信，主為了讓福音傳遍普天下，神將要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人，來還這普世福音的債。正如計志文老牧師所說的，華人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，如果全世界華人歸主，只要一個向其他四個外國人傳福音，福音就可以傳遍普天下。

宣教乃是蒙福之源

經上記著說，施比受更為有福，當約伯最痛苦的時候，是什麼使他從苦境中轉回呢？不是靠智慧，也不是為自己禱告，而是當他為他的朋友——就是說話得罪神的三個朋友——認罪，代求禱告的時候，神就使他從苦境中轉回。如何使華人教會大復興呢？就是當華人教會擔負起跨文化的福音擔子，神就使華人教會從苦境中轉回。

舊約時代，神呼召亞伯拉罕，拉伯拉罕就順服地去了，神也賜福他的後裔。神呼召西方國家，於是，歐洲、美洲的許多宣教士，就遵命地順服了，神也因此大大賜福西方的國家。當他們肯白白地捨去的時候，神就加倍地賜福他們。

現在這個福音的大使命，已經臨到華人的教會，我們若順服，神也必加倍地賜福這地。